



一把菜刀的绝世传奇  
一出笑泪交织的小人物悲喜剧  
一场淫荡得光明正大的春梦



张嘉佳 刘柳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张氏幽默无敌还我漂漂拳  
先锋武侠喜剧开山之作、同名 七杀/工/侠

张雨绮 安藤政信 游本昌 宁浩

不是《唐伯虎点秋香》不是《大内密探零零发》  
不是《大话西游》

也不是《刀剑笑》是 《刀见笑》

囧RZ 不好意思，让你贱笑了！





# 刀易集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刀见笑 / 张嘉佳 刘柳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399-4022-9

I. ①刀… II. ①张…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9611 号

书 名 刀见笑  
著 者 张嘉佳 刘 柳  
责任编辑 刘 霁 孙 衍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40 千  
印 张 14.5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022-9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001 **第一笑** 卖瓜那王婆，你给杀猪的说个亲吧
- 023 **第二笑** 杀了两年的猪，只想和你睡一觉
- 043 **第三笑** 江湖高手了不起吗？老子拜师学艺打败你！
- 064 **第四笑** 我不是猪！我打得过大胡子的！  
只不过他的刀比我好！
- 082 **第五笑** 一切从大爆炸开始……天地玄黄……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 103 **第六笑** 其实拳头除了可以赢剪刀，没有任何的用处
- 121 **第七笑** 以后吃饭之前，先问问这把菜刀！



- 138 **第八笑** 太好看了！真希望寐娘以后能陪我……一起杀猪
- 160 **第九笑** 天天打来打去，你以为这是麻将档吗？  
老娘这儿是窑子！
- 177 **第十笑** 一枝穿云箭呀，千军万马来相会呀……
- 195 **再笑一下** 他不爱你，就是不爱你，  
就算疯了，也不会爱你
- 205 **最后一笑** 没有真本事，手里有再好的宝刀，  
也不过是一个杀猪匠
- 218 **回眸一笑** 随口扯扯，看不看无所谓 by 张嘉佳
- 224 **百媚生** 这一篇是后记 by 刘柳



## 第一笑

卖瓜那王婆，你给杀猪的说个亲吧

001

01

锦里开芳宴，兰红艳早年。  
缣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  
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  
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

“牛掰！”河道两岸的看客们响起一片鼓掌叫好声！  
柳公子站在沱河上最拱的罗锅桥的栏杆上，微微轻抚着折扇，



得意地向围观的乡亲们挥了挥手，心中暗暗骂道：“这帮土狗怂人，喊好都喊得这么不上路子。”转身偷偷瞄了一眼不远处的俏江南，小洁小红和紫玉几个姑娘正挥舞着小方巾向楼下招呼，“大爷来啊，来啊”，一边似乎也在偷偷地观望着他柳公子。不错，前戏已经做到位，可以过去了。

“行了行了，老孙头，扶我下来。这栏杆真他奶奶的高，下次念诗得带个梯子来。”

“公子，你识字多文化高，爬得高点儿是应该的。”老孙头谄媚地笑着。

“别笑，最烦看你那两个大黄板牙，公子我今天没带零钱，小费挂账！”柳公子踉跄着跳回地面，整理了一下衣衫，凌波微步，一个华丽的转身，和半扇猪肉撞了个照面。

002

“哎哟喂哟！”柳公子抹了一下脸，出门前刚擦的香粉混着肉腥味儿，手上还沾着星星点点的猪肉末，“喵了个咪的，你赶死啊……”话音未落，一个蒲扇形的巴掌盖了过来，柳公子眼前一黑，脚底一滑，一个后空翻转体两周半栽进了沱河里。

“咕噜咕噜……老孙头……咕噜咕噜……救命……咕噜咕噜……来现的，不挂账……咕噜咕噜咕噜……”

沱河东岸，屠夫少三两抱着半扇猪疾步如飞。

“杀猪的，他挡路你让他闪开就是了，干嘛非把人家推到河里去？”说话的是少三两在旮旯镇唯一算得上朋友的熟人——小混混春哥。春哥跟着少三两跑了半条簸箕巷，已经喘得肺里冒火了，



“杀猪的，你慢着点儿，我还没吃饭呢！……抱头猪还跑那么快，它忙着投胎你急个球啊！”

“你懂毛！”少三两腿脚完全没有放慢的意思，“我给王婆半扇猪，王婆给我说女人，这他妈是猪么？这就是他妈的女人！”

## 02

簸箕巷最北头的青砖屋子就是王婆的家，每天晚饭后，新来的传教士奥斯特洛夫斯基都会到这里，组织旮旯镇上十几个信教的孤寡中老年妇女唱赞美诗。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003

咔！王婆家正门的半面墙毫无征兆地轰然倒塌，一阵灰色的烟尘腾空而起，扑得满屋子都是。透过墙灰，勉强看见门前站着一个精壮男子和半扇猪，人和猪都在月光下莹莹泛着油光。王婆家的两扇木门坍塌在那个男人脚下，想来是少三两因为腾不出手，干脆抬脚一踹，把木板门连着门框和半面墙都干掉了。

少三两也没预料到会是这样的局面，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呆站在王婆门前。烟尘散去，他赫然看见十几个老太婆分两排整整





齐齐的站在他的正前方，嘴都张得有碗口大，看得清谁镶了金牙。一个穿着黑衣服的老头回过头来，金发碧眼。

“悟空?!”少三两吓了一跳。

“嘘……”奥斯特洛夫斯基冲少三两竖了一下食指，转回头来对着王婆和另外十几个老太婆用洋人特有的颤音说，“我们继续……”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王婆唱着唱着，泪流满面。

春哥在这时气喘吁吁地追来，一眼看见王婆那被踹掉半面墙的家，骂道，“你奶奶的，这媒婆住的是个亭子，难找的一腿!”

王婆终于忍无可忍，凄厉的哭声划破天际，“天杀的，你们家才住亭子呢!”

004

奥斯特洛夫斯基无奈地叹了口气，“算了，今儿就到这里吧。明晚……”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摇了摇头，“明晚换个地方聚。阿门!”

十几个老太婆手划十字，“阿门!”

“啊!! ……门! 门! 门!”又一声凄厉的惨叫，王婆都快哭抽抽了，“天杀的，少三两，我少你肉钱么? 这么晚来拆我们家房子?”

“王婆，我要说个女人!”少三两非常认真地答非所问。

时间突然停滞了，房间里的灰尘都变成沙尘暴在一瞬间散去。十几个刚刚出门的老太婆毫无声息地迅速回到屋里坐成两排，为了不让气氛太尴尬，她们假装并不关心少三两的样子，摘下自己的假牙，用衣襟使劲地擦拭。



“啥？你要干啥？”王婆瞪大了眼睛。

“我要说个女人！”少三两挺直了他那厚实的胸膛，把半扇猪捧到胸前，“猪，给你；墙，他修！你给我说个女人！”

“墙谁修？我？”春哥大叫起来，“我还没吃饭呢！”

二十几只小号布鞋凭空飞来，春哥躲闪不及，嘴里被塞进了一只。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二十几只树枝一般苍老的手拖出了油灯可以照亮的地方。

“我不。”王婆说。

“为啥？”少三两问。

“你拆我房子。”王婆说。

“你不给我说女人，我再拆！”少三两呆愣愣地说。

“你敢！画个圈圈诅咒你！”

“王婆，别这样！”奥斯特洛夫斯基缓缓地走到王婆身边，“我们饶恕别人的过犯，我们的天父也必饶恕我们的过犯。姐妹们，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我们的心里要有什么？”

“爱！”墙边两排正在擦假牙的老太婆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对，心中要有爱！”奥斯特洛夫斯基非常满意，他伸手把王婆的手捉了过来，轻轻地抚摸，“没错，是他拆了你的房子，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到有情有爱有关怀，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

“奥哥，虽然我是个媒婆，可也不是什么活都接的，”王婆被摸得小脸绯红，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呼吸，“奥哥，你刚来咱旮旯镇不了解。这个少三两祖宗十八代都是给朝廷砍头杀人的，只到了他这



一代,放着拿皇粮的官差不当,非要杀猪卖肉。你说说,这杀猪能和杀人比么?”

“不能。”黑暗中,十几个老太婆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他改行杀猪,咱旮旯镇祖宗十八代杀猪的老樊家的儿子就被朝廷请去杀人了。少三两用祖宗传下来的三尺鬼头刀换了人家九寸杀猪刀。樊家小子穿上官服的那天,在沱河的罗锅桥上放了一天一夜的鞭炮。少三两的爹就是这天给气死的。”

“哎……”黑暗中,隐约有啜泣声。

“我要是给少三两说媒,那进了谁家门就等于骂谁家姑娘!我不得被人家给撕了去!咱们旮旯镇谁不知道少三两是头一号的败家货啊!”

006

“没错!”老太婆们炸开了锅,“这小子卖肉都短秤!买一斤肉少三两,要不能叫他少三两?”

“还有,这小王八蛋脾气特别暴,将来指定打老婆!说不定还能打丈母娘!”

“而且口臭,离这么远我都闻到了!”

“他多脏啊,还会随地吐痰,你看,他吐了!你看,又吐了一口!看看看,吐我脸上了呢!”

“嘘……”奥斯特洛夫斯基竖了下食指,“我们饶恕别人的过犯,我们的天父也必饶恕我们的过犯。姐妹们,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我们的心里要有什么?”

“爱……”

“没错,心中要有爱!”奥斯特洛夫斯基点了点头,“你看这位先



生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是他现在想结婚了，他的心中就有爱，他想要去爱人，他也想去爱，这就是心中有爱的表现，我们就要帮助他！我们要有情有爱有关怀，对不对？”

“对！”

“好，大家现在想一想，你们身边有没有适合这位先生的单身女子呢？”

## 03

雨过华清树影凉，风来前殿玉龟香。

至尊浴罢金舆出，嫔御分寻十六汤。

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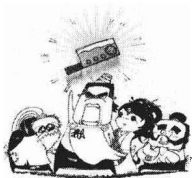
俏江南里，红灯红炉红烛，柳公子刚洗完澡，换了一身干净的单衣走到厅里。

“柳公子今天雅兴啊。”春晃镇首富花员外拽着身边姑娘的肚兜带子坐直起来，“二月天就游泳游过来了。”

“你就学去吧，论风骚，春晃镇里谁玩得过我？”柳公子盘腿坐下，“桑妈妈，取张毯子来！喵了个咪的，这鸟天还真有点儿冷。”

“那确实，你多会玩啊！”花员外拎着壶酒凑了过来，“知道么，你这几天没来，俏江南里进了一个新货。”

“是么？东北的还是西南的？”



“听口音是江南人，白白嫩嫩。”花员外和柳公子碰了个杯，“听说还是个雏儿呢！”

正说着，桑妈妈捧着一张毛毯笑呵呵地走过来，“哟，柳公子，听说你今儿是游过来的，干嘛这么猴急呀！”

“急啊，急死我了。”柳公子接过毯子，“桑妈妈，一起裹裹？”

“去，回家闹你亲妈去。”桑妈妈一拍柳公子脑门笑道，“让小洁她们陪你吧，你几天没来，她天天念叨你，说想你的诗了。”

“想你都湿了，哈哈哈……”花员外搂着姑娘笑趴在地上。

“等会儿！”柳公子冲桑妈妈招了招手，凑到她耳边，“听说有新来的？”

“咳，自己找上门的。名字漂亮，叫寐娘；啥都好，啥都会，就是卖艺不卖身。”桑妈妈很不屑，“都啥年头了，想靠卖艺养活自己，不扯呢么？先晾她俩月，等饿着了，别说卖身了，有啥卖啥！”

“听上去有趣啊，等哪天身子虚，我也去会会这寐娘。不就是琴棋书画嘛，”柳公子习惯性地摸扇子，摸了个空，“今天就算了，来前生吃了半斤枸杞。”

“你今天想也轮不上了，一个外省的先生晌午就进去了，这会儿还没出来呢。”桑妈妈说。

“哎，桑妈妈，都什么时辰了，还不挂帘子啊？”花员外在一旁嚷道。

“对对对，挂帘子，挂帘子……”柳公子也激动起来，“还有，叫个小孩给我买把扇子来，哥哥我的扇子掉河里去了。”



## 04

王婆的家里，老太婆们正在绞尽脑汁——

“赵寡妇好！就沱河西边那个！赵寡妇好！”

“赵寡妇？她老头死了快四十年了吧？她多大岁数？”少三两显然不满意。

“可赵寡妇人品好啊，四十年她都守得住，换谁谁也受不了！”

“让她继续守吧。”

“钱寡妇呢？钱寡妇年轻！”

“钱寡妇？被马车撞的那个？她四条胳膊腿还有剩下的么？”

“孙寡妇呢？孙寡妇还漂亮！”

“孙寡妇？她今年三十多岁已经嫁过四十多次，过门最多俩月男人一定死！你不知道衙门正在查她啊？”

“那李寡妇……”

“闭嘴！你们觉得我就好寡妇这口是么？为什么按着《百家姓》给我找寡妇啊？”少三两怒了。

“杀猪的，别指望她们了，她们谁把你当回事儿啊！”春哥带着哭腔的声音从墙角传来，“你们在她们眼里连猪屎都赶不上！咱回去吧！我还没吃饭呢！”

“回去？你们指望我自己砌墙啊？”王婆急了。

“小兄弟，你别着急，来，把眼泪擦擦，还有鼻涕也擦擦……对，



口水也擦擦，你一定是饿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一说话，房间里又安静了下来，“那既然大家说的你都不满意，那你自己说说，你想要找什么样的？”

“我要找个让我看到就想睡她的！”少三两大声说。

房间里更静了，静得连老太婆们咽口水的声音都听得真真切切。

“等等，这位先生，你想找的姑娘是性格上……”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词。

“我就是想找一个我看到她就想睡她，睡她一整夜，一整天，有空就睡，有劲就睡，怎么睡都不够，睡了还想睡！”少三两越说越大声，半条簸箕巷的人都可以听见，“或者哪怕睡一次就死都值的那种！”

010

十几个老太婆愕然呆在那里，嘴张得碗口大，可以看见谁镶了金牙。半晌，王婆终于出声了，“奥哥，这人心里有的不是爱啊……”

“是啊！”“禽兽！”“畜生！”“牲口！”“淫具……噢不，淫棍！”老太婆们纷纷响应，义愤填膺。

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才缓过神来，低头咳嗽了一声，“呃……这个事儿，不适合大家。你们先回去吧，我和这位先生谈谈。”

“还谈啊？”春哥真哭了，“吃不吃饭啦？”

“闭嘴，今晚我请！”少三两转身对着奥斯特洛夫斯基，“悟空，你能给我说女人么？”

“我叫奥斯特洛夫斯基。”



“奥斯洛……悟空，你能给我说个女人么？”

“叫我奥哥吧。”

“好的，悟空。”

“是奥哥！”春哥骂道，“我都记住了！”

## 05

“咚咚咚……”二更到了，俏江南的客人们欢呼起来，纷纷涌到大厅。

桑妈妈在众人的簇拥下从人群的最后面走出来，站到大厅的正中间，“哟，各个都急得猴儿似的，自家的姑娘都摸熟了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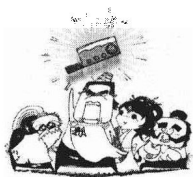
“熟不熟摸了才知道，谁不熟多摸摸就熟了！”人堆里冒出一个声音。

嫖客们哄笑起来。柳公子倚着花员外的肩膀站在最前头，翩翩扇着小二刚出去买来的扇子，扇面上四个大字——“还我河山”。

“良辰已到！”桑妈妈使劲儿拍了两下手，“姑娘们，挂帘子咯！”

随着桑妈妈的巴掌声，大厅的灯烛全灭了，六只巨大的红色灯笼同时升起。古琴声起，刹那间，十来条二尺宽的粉色绸布带着刚撒的玫瑰香粉味儿从正北的二楼栏杆下倾泻下来，就像抛下了一道粉色的瀑布。嫖客们躁动起来，桑妈妈非常得意，“各位大爷看仔细了！姑娘们，都出来！”只听一阵娇笑，绸布与绸布的缝隙间，十双玉腿齐刷刷伸出，细致修长，粉嫩欲滴。一时间，嫖客们的神





经都崩溃了，鼓掌的，尖叫的，飙鼻血的……几位上了岁数的嫖客晕倒在地，被小二拖到门外一边泼冷水一边掐人中一边抽耳光子。

“各位大爷瞧准了，可别摸错了别人的姑娘呀！”桑妈妈挡在人群前面招呼着，“谁先来呀？哟，柳公子！又是你最先！”

“小洁？小洁在哪里呀？花无百日红，人有百年好。我都有数天没有见着你了，且待我赋诗一首，抒发心中思念……”醉醺醺的柳公子早就扑到了绸布跟前，隔着织物一只腿一只腿寻摸过去，“这条是，这条是，这个印子就是我给嘍出来的！上面，上面还有一个……”

一只小手倏地从绸布后伸出来挡住了柳公子，小洁在绸布后面嗔怪着，“你这个负心郎君，明明认识奴家脚上的印子，还把姑娘的腿都摸了个遍了；你摸摸奴家的心肝，都快碎成一片片了！”“只能摸心肝么？那我赋诗一首，再摸一个地方如何？来人啊，把我府中诗歌十万篇抬过来！”

“呀呀呀呀，这不是小红么，腿上怎么洒了酒，我来帮你舔舔干净……”花员外也扑了过来，“紫玉也在啊，衣服搭配得不好，我来帮你整理整理……要做的事情真多，忙死了忙死了……”

“哎哟，哪个鬼在摸我咯？”人群蜂拥上来，桑妈妈差点儿被挤到帘子后面，“别摸着别人的姑娘没完了，找着自己的，回房亲热去……”